

雍正劍俠圖 下



民國·常杰森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雍正剑侠图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常杰森 着

第五十一回

除旧岁师徒同献艺 过新春师兄巧相逢

上回书说到诸葛建邀海川九公主坟相会，等到他回到西胜镖局自己的屋中，万没想到杜清风、燕雷都在他的屋中。燕雷质问他，诸葛建支支吾吾，不敢说出详情。杜清风口诵佛号：“无量佛！老英雄，我们都是绿林人，只要不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件事情说出去，那么旁的没什么关系。”诸葛建无法，长叹一口气：“唉！杜道爷，燕二将军，您要问，这么回事，我惦记访访童林，我约他明天晚上在安定门外九公主坟见面。”

“无量佛，你约别人可以。你知道我杜清风跟童林有仇吗？他抢走了我的小徒弟，打伤了我的二徒弟，还要打死我的大徒弟，抛钺亮剑削了我的道冠。老英雄，您要去可以，您得把山人带上。”

“杜道爷，这个可失了咱们武林道的规矩了。再说您是武林道的老前辈，你要找童林报仇，童林住家在什么地方谁都知道，您自己去。我约童林出来，是光明正大约的。至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事我只字不提，我就是访访童林。我要把您带去，人家童林说我诸葛建算是什么人！”

“无量佛，我管不着。老英雄，你不带着我，咱们就得一块儿见见老军师，见见我师哥燕普，咱们说说。”

“杜道爷，您这就有点发赖了。”杜清风真是无耻之极：“无量佛！我就赖了，你不带着我不成！”

“那我带

着您！咱们可是这么着，我跟童林论武的时候您不能跟童林论武，哪怕人家童林跟我论完武没事了，您也不能出手。但要童林走半道你劫他，这我管不着。还有我跟童林见面您可不能露面。”“无量佛，我不露面。”“唉，带着我吗？诸葛老头子，我也去。”“二将军，您有什么脸面见人家童林呐？您吃饭不给人钱，叫人打得体无完肤，人家候您的饭账，恭请您到大栅栏双龙镖局沐浴更衣，请您吃喝已毕，派徒弟给您送到西胜镖局，可您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。二将军，您还有什么脸见童林呐？以我良言相劝，二将军，您可不能去啊！”“少说这个！我见童林，我怎么不敢见他，他让他徒弟败坏我的名誉，我就跟他势不两立。”“二将军，人家既然有让徒弟败坏您的心，干吗还要把您带到镖局，请您吃饭更衣啊？”“那个，我不知情。你带我不带我？你要不带我去，反正我是犯了法了，犯了咱们的令了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不过临死我得拉个垫背的。走！咱们找我哥哥说说去。”这时，杜清风对诸葛建说：“无量佛，老英雄，您把二弟燕雷也带着去，他帮着我，您看好不好，反正您见童林我们不露面。”“好吧，二将军，我真是没法子！”“唉，明天咱一块去。”第二天老早地吃完瞧着，我跟童林见面谈话，然后我们试艺比武。等我们俩人交完手，童林一走，您二位再露头，这比什么都强。”“行了，行了，咱们就这么办了。”两人到树上头藏了起来。

月到中天，海川来了，这才跟诸葛建见面。谁知他们俩人看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了。这不是杀童林的好机会吗？杜清风出来，燕雷也出来了，当场打在一处。没想到海川受伤吐血，扔宝剑往前一栽身倒下了。当他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三人却被点住了。一位老仙长对童林说：“你瞧见没有，这三人我全给拿住了，你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，杀了他们都可以。”要像赛南极

诸葛建，童林决不能杀，云霞道士杜清风，海川也不能杀。主要这燕雷太坏了，我童林一口一个燕师父叫着你，给你候了饭账，让你沐浴更衣，我打发徒弟给你送到西胜镖局，让你们宾朋见面，你却把我徒弟打吐了血。若此时童林心地狭窄，置燕雷于死地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但人家童林可没有：“老仙长，这三位今天在九公主坟迫我童林抛钺亮剑，这也是武林之中交流武艺许可的。既然是老人家把他们三人治住，任凭老人家发落吧，您说怎么好就怎么好。”“无量佛。好！”老仙长攥着这铁钺走过来，用点穴钺一指诸葛建：“诸葛建啊诸葛建，你也是江湖路武林道的前辈，你要想跟童林见面，就不应当鬼鬼祟祟，你把童林正大光明地约出来，跟童林交换交换武艺，彼此都有好处，这是可以的。为什么还要带着杜清风跟燕雷来呢？当然看得出来，你们四个人在这动手的时候，你有意袒护童林，不然的话，童林早死多时。话虽如此，你这叫什么？约童林来，你的心术不端，山人本应当手起钺落，击碎你项上的人头，念你八十岁的老人闯荡江湖十分不易，武林之中到你这份上就很可以了，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，激流勇退，闭门思过。自己找处深山老峪一忍，以乐晚年，不再出世，这便才对啊。得了！你走吧。”拿这铁钺轻轻地一拍诸葛建的后脊背，“啪”地一下，诸葛建缓上气来了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看了看这位老仙长，又看了看杜清风跟燕雷，尤其是转身形看了看童林，满腹的话说不出来，只能冲着童海川一躬到地说道：“唉，童侠客，诸葛建有口难分说，将来再会吧！”说完作了个揖，进树林走了。

老仙长又对杜清风说：“你的弟子焦秋华、马宝善本都是好人，约童林也没有什么大的歹意。论马宝善的本领，要害童林也办不到。童林失手打伤了焦秋华，已是追悔不及，你作长

辈的就应当把仇恨给化解才对，可你反而要将童林置于死地，还说要给你徒弟报仇。试问你徒弟焦秋华有这个心吗？他们都不见得有你这种狼心狗肺！童海川抛钺亮剑斩了你的道冠，你便迫不及待地要报仇。试问，童林既能斩你的道冠，为什么不能斩你的六阳魁首？这是童海川手下留情。谁知慈心生祸，你恩将仇报，反而到镖局子行刺，幸亏被山人发现，已然教育过你，可惜你置若罔闻。山人苦口婆心，劝你你不听，今天晚上又投井下石，乘人之危，到九公主坟来助纣为虐，山人本应当置你于死地。唉！念你我都是出家的道长，三清弟子，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在江湖路也实非容易。得啦，你逃命去吧。”老仙长把这点穴倒过来，用这粗头趋前，抡圆了对准杜清风的后脊梁，“啪”就是一下。他喘过气来了，可出去了一溜滚啊。起来之后，猫腰捡起宝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又看了看打人的这位仙长，掉过脸走了。

老仙长一看，最后剩下燕雷了，便迈步往前恶狠狠地用锏点指：“小畜生！你是皮包血肉十个月怀胎的人，不是披毛带掌的衣冠禽兽啊！你到北京城没了银两路费，吃人家饭不给钱还跟人家打架。这么多的人打你，人家童林与你水米无交，不相识，看你是个练武的，候了你的饭账。哎！这在武林之中本不多见啊，你不但要领人家童林的人情，反而小儿长小儿短的还执意要跟童林比武，夺取十三省总镖头。人家童海川把你带回大栅栏双龙镖局，也对你很不错，派弟子把你又送到西胜镖局。作为甘虎傻傻呵呵的傻孩子来说，要说你两句也未尝不可。但你恼羞成怒，把甘虎打吐了血啊。讲人心，比自心，你这种以怨报德的人，决不是好人吧。到今天你还有脸面来到九公主坟，跟海川动手，待山人击碎你的头颅！”没想到老仙长把这点穴举起来刚要打，童海川跪下央告：“老人家，暂息雷霆

之怒啊，晚生童林有话要说。”“无量佛，童林哪，山人欲把燕雷置于死地，你还要给他讲情吗？”“唉，有这么一句话：遇见文王讲礼义。燕雷不讲理，不讲信义，这是他的人性。但老仙长举足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您是个静悟参修的前辈，何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呢。既然把杜清风、诸葛建都放了，以晚生良言相劝，您把他也就放了吧！”老人家听了点点头：“燕雷，小畜生，你听听人家童林，在这个时候还要给你讲情。得了，既然童林给你讲情，我也不能违背童林的善意，好。”老仙长往起一带点穴镢，这个劲头就打得足了，起码得有八成劲啊，照着燕雷的后腰上，“啪！”把燕雷也给打出一溜跟头去，当时后脊背就肿起来了，疼得燕雷直转腰子，把日月双轮捡起来，飞身形上树也走了。

老仙长回来，把点穴镢插在背后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红葫芦，把红葫芦铁盖打开，真是异香扑鼻！一共倒出三十粒药来，然后说道：“童林呐，你受伤吐了血，不给你这三十粒药吃啊，恐怕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你就不能登场。不过，你应该完全吐净，你的身体里边还有淤血，将来遇见急怒，恐怕你还要吐血。你先吃三粒，从明天起你每天服三粒。再服九天，这十天吃完了之后，你自己慢慢调养气息，你又会武功，很快地就能痊愈，把药吃下去吧。”海川心说：按理说，我跟仙长素不相识，人家两次三番搭救自己，苦口婆心相劝于我，而且又是我本门的前辈，我怎么能不吃呢。“弟子谢谢老人家了！”海川说罢，便把三粒药吃到嘴里头，用唾液浸化。这三粒药一下去，海川的精神倍长，不像方才那么四肢无力了，然后把这二十七粒药揣到怀里头放好。老仙长关心地问：“你自己能走吗？”“老人家，弟子能走。”“要是能走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吧。”“是。老人家，两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，感恩不浅啊！临别之

际，您老人家把您的名姓告诉弟子可以吗？”“无量佛！童林，你要问山人我的名姓，唉！满天星月访贤良，不遇空回亦感伤，若问山人名和姓，三月三日必登场。”说到这儿，左手一撩自己的道袍，脚尖一点地，抱元守一，一长腰，飞身形上树，蹬着树梢，捷似飞鸟，转眼之间，踪影不见了。

海川站起身形，自己转了转，拿汤布手巾擦了擦自己的嘴，落叶秋风扫宝刀捡起来撞好了，围在腰中，子母鸡爪鸳鸯钺拿起来，把包袱皮包好了，自己摸了摸药，有点劲了，慢慢地沿着甬路一直往前走。夜静更深，想起今天晚上这一幕，自己也真是后怕得不得了，幸亏老人家赶到了，万一老人家赶不到，我童林的性命何在？！看来今后这种事情我可得加点小心了，不能轻身涉险，胆大妄为了。英雄想到这儿，抬头看，已经到了关厢，飞身形越过护城河，来到城墙根底下，施展“狸猫登树枝”的功夫，就走上去了。到自己家的东墙外，越墙进去，来到的自己房中，慢慢地把灯点亮，收拾一下。觉得自己浑身发软，漱了漱口，把药放起来，这样调匀了气息，把灯吹了，稍事休息。

天还没亮，三更左右刘俊就起来了。叫起师弟们后，便来到师父的房门外，把灯点亮：“哟！师父，您昨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！”“嗷！怎么了？”“您瞧瞧！”拿过镜子来让海川一照，海川瞧着自己的脸啊，真跟五更天的窗棂纸一样煞白煞白的。师徒爷儿俩过心，海川就把昨天九公主坟的事情从头至尾全说了。最后问刘俊：“刘俊哪，你看看，这位老仙长到底是谁？几次搭救为师的性命，这有二十七粒药，今天再吃三粒，一天一天我连吃九天，身体也就好了。”刘俊这才知道师父吐了血。海川说：“这是努伤吐血，你不要害怕，是我自己努着了，不是外力促使我吐的血，这你

放心。不过，听仙长说，血没有吐净，恐怕将来啊，遇见过力的事情还要吐血。”刘俊听完了道：“师父，那您好好地休息吧，我带着师弟们练功去了。”这样，刘俊可就把灯吹了，让师父休息。刘俊暗暗地来到王府见王爷，就把师父昨天的事情提了。王爷吓了一跳，赶紧跟着刘俊来到海川的屋中：“海川呐，你，这一晚上的事，我刚才听俊哥跟我提了。”海川笑着说：“这孩子，又跟爷提什么呢真是大惊小怪！惊动爷驾操心。”海川要下地，王爷伸手扶住了：“你呀，好好地养养吧。你看，这个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哪能一个人去啊！上次护国寺的事情，我听了之后都后怕，何况这一次呢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老仙长这话，说得太对了。你好好养养病吧。啊！”“王爷，您待我童林恩重如山啊。真没想到我有这么点事，您老人家的大驾还来到我的家里看我。您的恩德我童林怎么报啊！”海川说到这儿，心里有点发惨。王爷忙问：“海川，你怎么了？咱们爷儿俩不是有交情！你要说那个，我怎么谢你啊。你不但有保护我的性命之责，本府的生命财产都由你来负责，我也能挂在嘴上吗？这个事情，不要紧着提，提出没有意思。好吧，俊哥，你回头上我那边去，到账房要它二两人参给你师父炖点人参汤喝。”海川拦了：“唉，王爷，这倒不必吧。因为我的身体不是……”“补一补好！咱们不能误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，老仙长的话是对的。刘俊，呆会儿。让你师父想着吃药。”爷儿俩说了半天的话，王爷走了。海川努伤的事儿，大栅栏的人知道了，西方侠于爷带着老哥九个，带着一部分礼物，前后全来了。一来是看望看望海川，二来是看望看望海川的父母。说真的，像西方侠于爷这就甭提了，北侠不都八十好几的人吗。镇东侠、南侠、连二爷侯杰，都八十多岁了，见着人家父母，那海川是弟兄也没法子，也要行礼，尽

管老夫妻不敢当。

海川一边用着功，一边吃着药将息着。十天过去了，半月过去了，就基本上恢复了原状。海川又带着徒弟们下场于练功，师徒更加紧了。眼看着上了大冻了，地表鸣风，天心欲雪，一年易逝，又报岁残。声声腊鼓敲愁旅客之魂，阵阵寒鸦唤醒征人之梦。两府都要过年了，人家王府过年那就更不得了啦，擦铜器，擦灯泡，置办年货，买挂起，贴对联，到处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。海川的礼物到了大栅栏，大栅栏的礼物也到了海川的府上，到了王爷的府上，互相都有问候。很快就到了年下了，王爷当然是忙一点，但忙里偷闲跟海川也要见个面，也要到大栅栏去一趟。眼看着年三十，该辞岁了，海川在家里头给父母行完礼，徒弟们也都过来给师爷爷、师奶奶行礼。这顿年饭，不上王府吃去，全家大小，海川带着八个徒弟连同父母，自己的兄弟、弟妹一家子吃这顿团圆饭。饭吃完了以后，知道待一会儿接神呢，爷儿几个出来到前厅坐下，海川说道：“咱们爷几个今天也要过一个好年。这么办吧，口自们就在这客厅里头，桌椅板凳完全都靠后搬一搬，你们把这几年练功夫练的得心的，每人都练一手，师父看看。师父也给你们练手功夫，让大家伙儿看看。”这徒弟们多高兴啊！桌椅板凳完全都搬开了。海川看弟子们兢兢业业练功不辍，都有进步，十分喜悦。

这时，刘俊说：“师父，您练一手功夫让我们大家伙儿瞧瞧。”“好吧。”海川自己往这屋里面一站，双手下垂，两只手掌平放。海川就这样双足提膝而行，“嚟、嚟、嚟”，在这屋里头一步挨着一步地走。但是刘俊他们还没领会到，这是海川的基本功啊！当年在卧虎山学艺，就在卧虎山玉皇顶玉皇观的山门外头，有两棵槐树，一棵大的，一棵小点的，都有几千年了。海川绕树行功，就练了三年。徒弟们见师父越走越快，越

走越快，海川的姿势是越走越往下，走来走去，其快如风。徒弟们的眼睛也搭着跟不上，就跟刮了一个旋风一样，瞧不见师父了。唉哟！真是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啊。等海川掐住了姿势不走了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徒弟们都过来了。大家伙儿都羡慕地问：“师父，您这身法怎么这么快啊？我们都看不见您了。”

“慢慢来。为师我在卧虎山你师祖面前练艺，绕树行功，昼夜不停就三年呐！今天为师给你们练的第一手就是咱们八卦掌的第一手。我再把八卦掌给你们练一趟，你们瞧瞧。”海川把三百八十四爻、八八六十四式尽命连环掌练开了之后，海川的脚就好象离开了地似的。其实离开地这么一点，就如同整个的身子不在地上走，都瞧不见脚印，这就是“登萍渡水”、“踏雪无痕”的真功夫。等海川把这一趟八卦盘龙掌打下来后，刘俊便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这套掌法实在是奥妙无穷。”海川夸奖着说：“你这孩子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就是你这作师兄的比你师弟们强，等知道了它奥妙无穷了，那就分明自己已经置身其中了，你已经进了这个掌法里来了，你的师弟们可还办不到。反正这一套掌法，要说一气练下来也真不容易，你记三招，他记五式，为师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大家伙儿往一块攒，往一块练，为师在的时候给你们指点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！”这样，爷儿几个练完了功，大家伙儿都换了新衣服。外头鞭炮响起，该接神了，里边童缓的妻子煮了饺子端出来，爷儿几个都吃了点，海川带徒弟们到上房见父母，这才拜年。老夫妻都拿出几吊钱来给孩子们分分，师弟、师婶也都给了徒弟们一些压岁钱。这个年过得十分欢喜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就到了初五。初五上午巳时，还没到吃饭的时候，海川带着徒弟们穿好衣服，都到王爷这边来了。海川来了以后，大管家何吉跟二管家何春正出来：

“哟，教师爷您来了，我们两人正要东院去请您去。王爷会着客呢。”“‘嗽！王爷既然会着客，我们爷儿几个就回去了。”

“别价！正因为王爷会着客呢，才请你们爷儿几个来。快到上房去吧。”说着话往里来，王爷在客厅可就喊上了：“海川，我这儿派他们正找你去呢。你来了，太好了！这儿有朋友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海川进来一看，王爷在那站着，这个朋友也在那站着。只见他中等的身材，双肩抱拢，四十多岁，黑白净子脸，三柳墨髯，穿著一身便服，一条大辫，外头的衣服、帽子，可能都在衣架上放着呢。一看就知道这人有身份，起码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或二品大员。“海川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礼部侍郎年羹尧啊。老年，你老说你会把式，海川不在我这里的时候，你尽跟我吹，海川在我这的时候，你吹的工夫少了。今天让你开开眼，瞧瞧我们海川的功夫。这是我的教习，我就是跟他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的。他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。”

“哎哟喝！童教师，年某给您拜年。”童海川赶紧过来磕头：“大人，王爷尽提起您来，我给您磕头。”“嗽，可不敢当。”真的，什么叫爱屋及乌啊，童海川不过是个王府的教师，别看王府的教师不在品级，头品官也不敢接受。年羹尧赶紧抱住了：“得了，得了，别客气！咱们互相致意，就算完了。”孩子们都过来给王爷行礼，给大人磕头。王爷道：“坐下，坐下，喝着茶，我这儿饭快得了，我正让何吉跟何春他们两人赶紧到那院子叫你。老年今天还放一天假，明天他就得上朝了，所以呢，有点时间。”童林知道，年羹尧号叫亮功。亮功跟王爷不是一般的关系，两人可以说交成莫逆，尤其是年羹尧的妹子就是王爷的侧福晋，他跟王爷至亲至近，童海川怎么敢小瞧呢。

年羹尧家住在东单三条胡同的东口。他父亲叫年嘉林，母亲杨氏。前后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是羹尧，次子叫熙尧。两个孩

子都十分聪明。孩子大点了，就得要请专馆的先生教他们读书。年嘉林官居到礼部尚书，后来告老致仕回到家中就算抱着胳膊忍了，叫闭门课子。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是个大财，您想官宦人家要招聘西宾，这还不很容易吗？但是年羹尧这个小孩子他不爱念书，一听说念书他脑仁儿疼。结果有一位饱学的秀才，张老先生到这应聘来了。老大人年嘉林把张老先生接进来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学之士。二位这么一谈，三坟五典，八索九丘，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说，没有人家老先生不通达的。老大人乐意了，把两个孩子叫出来，举行拜师典礼。把圣人的牌位写好了，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，三炷香，两支蜡，白毡子铺地，拜了老师。

熙尧好好地读书，年羹尧就不然。趴在桌子上傻瞧，也不念？赶到了时候，老师叫他们俩人停住了，先要熙尧来背书，老师把竹板往旁边一放，那就准备要打人啦。熙尧规规矩矩把书冲着老师放好了，背过脸去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、冯陈褚魏蒋沉韩杨。哎，啪啪啪，背完了。好！又给上了几堂，打发熙尧出去了。羹尧拿著书来了，攥著书在老师跟前一站。“背！”

“老师，我背这玩艺干什么呢？我背这玩艺能背饱了吗？不是一会还得上内宅吃饭去吗？你呀，就当到这儿来蒙顿饭吃完了，你甭管我念书不念书。”老师一听，这象话吗？“年羹尧，‘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’呀，玉不琢不成器啊。”

“你甭跟我背这三字经，我不爱听这个，我耳朵里头磨出茧子来了，我不爱念。”“你不爱念，好！你背得过来背不过来？”

“我背不过来。”“背不过来上外头站着去，背不过来不下你的学，你不能吃饭去。”“不吃就不吃！”打发年熙尧吃饭去了，年羹尧站在这儿，不让吃饭。您琢磨琢磨，熙尧一回去他母亲就要问啊，熙尧便说，我哥哥被老师留下了，让他背书，

他不背。老太太赶紧派婆子出来央告老师。老师也只可打发年羹尧回去吃饭了。

吃完饭以后，年羹尧奔花园来，花把式金三在里头正：锄草。“大少爷，怎么样？公子爷，这回野鸟入笼，您够呛了吧？”

“金三，这老师还真厉害，他让我弟弟吃饭，不让我吃饭，饿着我，幸亏我妈派人出来了，他没办法才让我吃饭。咱们得想想办法啊，把这老师给赶跑了。”金三一听道：“想办法把老师赶跑？我还真有主意。”“怎么个主意？”您这来！”把年羹尧带到他那屋里去了。他这桌上有一大玻璃瓶子，里头装着好些个乏茶叶，乏茶叶上头养着好多个大青蝎子。金三对年羹尧说：“您瞧这个没有，拿这青蝎子就能把老师给蛰跑了。”

“金三，我给你十两银子。怎么给他蛰跑了？”“哎，蝎子叫护背虫。您打开盖，它爬不出来，您拿双竹筷子把它夹出一个来，搁在先生好摸的地方，接住了它别撒手，它就护它这脊梁背。您拿点乏茶叶往上一堆，盖上它，它就不动窝。什么砚水壶里啊，笔筒里头啊，先生的桌上啊，你都放上，他要一扒拉就得蛰他。”“金三，好主意！”他到书房，果然，先生刚睡完中午觉，要出去解手去。年羹尧蔫蔫地带着东西来到先生的桌前头，他一瞧这不错！先把笔筒里头放上蝎子，夹出来搁在里头，拿乏茶叶给盖上，一共搁了俩。砚水壶的水倒出来，把里头放上一个蝎子，拿乏茶叶堆上。然后就在桌上搁上蝎子，拿乏茶叶给堆上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拿着本书跟兄弟比划着。老先生回来了，两个人上午写的仿。孩子们读书的时候，先生要给号号仿，横平竖直，看看两个孩子写的字有劲没劲，哪应当改正，得给判判仿。老先生坐好以后，咽，一瞧桌上有两堆乏茶叶，心想乏茶叶怎么在桌上放着？他慢慢地扒拉，这蝎子就出来了。老先生一哆嗦，手就一动，把后面那堆茶叶也扒拉

开了。可了不得了，两个大蝎子就咬住先生的手了，“哎哟哟哟”，疼得先生直哆嗦，脸色也青了。哆嗦着用手拿笔筒里的笔，惦记把这蝎子夹开，没想到他这一动窝，这笔筒里头有蝎子，顺着笔“扑”爬上来了，老先生受得了吗？一拍砚水壶，“啪”地一下，砚水壶拍碎了，里头的蝎子没拍死，“呼”，又一钩子，把先生这手全给蛰肿了，疼得先生直哆嗦啊。年羹尧在屋里头哈哈大笑，老先生眼泪都下来了，汗也下来了，右手托着左手，一推门到了年羹尧的跟前，用手点指：“公子，这是你办的吗？”“没错啊，是我！那还有错吗，蝎子是我搁的，你想饿着我，我就要蛰你。”“好好好好！”拉着年羹尧去找老大人年嘉林。张先生掉着眼泪把事情一说，大人赶紧请大夫给先生治伤，敷上药。止住疼后，张先生对大人说：“您的令郎我教不了，您给我算账吧。老大人怎么挽留，张老夫子不教了，没法了，给算了账，多给先生几个钱，派管家年盛给雇了个车，把人家先生打发走了。

老员外爷来到书房，年羹尧就知道不好，撒腿往后跑。来到内宅见着母亲，把事情提了：“妈，我爸爸非揍我不成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放心，他不敢，有娘呢。”年老人从外头进来了，气冲牛斗，用手点指：“羹尧啊，玉不琢不成器啊！为父我好不容易请了这么一位饱学的张老夫子教你弟兄二人，不想你弟弟还好好地念书，唯有你，用蝎子把人家老师蛰跑了。小冤家。你不好好读书，将来为父死不瞑目，我也对不起年家的祖宗！”说着话往前一赶步，伸手抓年羹尧要打。老太太一拦：“等等，这样的先生饿着我儿子，书没念出来把我儿子饿死了，这你管呐？请先生要请那能教的，反正他没能耐。他要有能耐还至于让我儿子不念书了？要设法让我儿子喜欢念书，连你这做爹的都一样，要循循善诱。值不值你就打，孩子怕你都怕不

过来，见你就哆嗦，还念书呢。这你甭管！”敢情老大人有点惧内：“那好，你就这么溺爱吧！”一赌气，年大人出去了。可静坐了一想，两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荒废学业，还得设法请先生，最后年盛又给请了一位告老的知府姓刘叫汉文。这位老知府为什么告老不干了？就因为寒腿，动转走路太费劲，等把刘老先生请到大人的书房，二位一谈，哎，虽不说是一榜同年，同科同甲，但是，老二位都叙得上来，谁在前科谁在后科，谁在前甲谁在后甲，谁在二甲谁在三甲，这都能说得上来。老大人陪着刘老先生来到东院，请老先生住下来，让书童侍候着。

第三天头上是黄道吉日，带着羹尧、熙尧来了。老大人已经告诉刘老先生了，我这二儿子熙尧还可以，羹尧有些不听话。刘老先生当过知府，有点杀手，给两个人教了书，让他们念去。念了以后让他们俩人背，熙尧背下来了，羹尧不背，刚要说话，刘先生把羹尧的手攥住了，拿竹板照着年羹尧左手上，“啪、啪、啪”，打了三板。年羹尧可抓瞎了，他真打我，怎么办呢？哎哟！自己着急又找金三去了。“金三，我再给你十两。”

“您还给十两？”“嗯。”“您要给十两，我就想办法帮着您，把这老先生也给治跑了。”“怎么治啊？”金三道：“你瞧，管家大人刚才告诉我信了，在咱这大茅房里头立根棍。这老先生是寒腿，蹲下站不起来，解完大手之后他往起站呢，让我给立根棍，他两只手一攥这根棍，借劲使劲他站起来省事，这个就能把他治跑了。”“金三，这棍怎么能治他？”“唉，咱们把这棍啊，底下拿锯给它拉了，等它快拉折了，咱们把它埋在他眼头里，这棍的锯口正擦着地皮，等他解完手往起一站，他一定要抱这棍，他一抱这棍一使劲，准折，不就把他掉到大茅坑里去了吗？让他洗个屎澡。”“嘿！金三，这要成了，我多给你十两。”“大少爷，您瞧好得了，咱就这么办了，我这就

做去。”金三马上找了鸭蛋圆的这么一根小木棍用锯给它锯了，距离这棍子底部，剩下这么一尺多点开锯，拉来拉去，拉得连着一点了，然后刨坑，刨完，正好棍杵到里头一尺多点，埋得很结实，拿浮土把锯口一盖，也瞧不出来。金三说：“咱两人找一地方藏起来，咱们瞧瞧这先生怎么滚屎蛋。”两人藏在一片破瓦垛后面瞧着。

果然，老先生解手来了，拄着棍啊直哼哼，来到茅房，一看棍给埋好了，知道这是为自己准备的，就褪下中衣来解手。解完了，擦抹干净，一提中衣，往起这么一站一使劲，右手一扳这棍，也快站起来，这棍折了，“咔嚓”，喝，刘老先生这个乐大了，正掉在这大茅坑里，“扑嗒”一下，弄了一身的屎，寒腿起不来。”来人啊！来人啊！”金三往这里跑，年羹尧站在这儿乐：“哈哈，真好啊！让你打我，我让你滚个屎蛋。”金三也不顾他臭了，把刘老先生给搀起来：“好啊！好啊！年羹尧啊，年羹尧，慢待师尊，天诛地灭啊！你，你敢出这主意！”说着，拿着这棍儿，让金三跟着往员外爷的书房来了。金三也傻眼了，心说要坏事。

老员外爷正在书房读书，见门帘一动，“啊！先生，你怎么如此这般？”“哼！年大人，你身为朝廷的一品命官，而你的令郎年羹尧却如此可恶，他慢待与我。走！咱们俩是一场官司！我告你纵子欺师。”年嘉林吓坏了：“先生，先生，犬子无知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恨，实在对不起您。我这儿给您作揖！”刘老先生道：“我这么大的年纪，也教不了您的孩子。得！您给我算账，我回家了。”年大人也不能再挽留人家了，马上准备了钱，给先生归置好了，雇了车子让年盛给送走了。这一来不要紧，年府上连辞了两位高宾。南北城都轰动了，年大人家里头大少爷年羹尧往外打先生，凡是应聘的西宾都不敢来了。